新大陸叢書之十六

春天的邀獻

陳銘華著

目次

序《春天的遊戲》／紀弦
自序

卷一●春天的遊戲

春日／1
桂花／2
春天的遊戲／3
毋忘我／4
海棠／5

九重葛 / 6
Blue Girl / 7
天堂鳥 / 8
晾衣二題 / 9
風
蜂
桃花源記 / 11
摘星人 / 12

卷二●啤酒廣告

啤酒廣告 / 13
啤酒廣告 / 14

仙人掌 ／ 15
啤酒廣告 ／ 16
啤酒廣告 ／ 17

卷三●下城之霧

越戰退伍軍人 ／ 19
下城之霧 ／ 20
日蝕記事 ／ 21
假釋犯 ／ 22
夜茗 ／ 23
街燈心情 ／ 24
守法的樹二首 ／ 25

一、山中
二、廳中
地下之約 ／ 27
樹 ／ 28
石頭紀 ／ 29
蟬 ／ 30

卷四●和時間賽跑

和時間賽跑 ／ 31
照片 ／ 32
所謂後現代 ／ 33
派對 ／ 34

月圓夜 ／ 35
車渦 ／ 36
領帶 ／ 37
月光光 ／ 38
雪後 ／ 39
雨後 ／ 40
宛在水中央 ／ 41
邂逅 ／ 42
圓月事件 ／ 44

卷五●訪

台北詩行 ／ 45

時間
故宮博物館
日月潭之晨
杜老爺西餐廳
台北印象
空姐開的玩笑
橫渡莫哈維 / 49
一、月出
二、日落
觀海 / 51
白虎劫 / 52
聖地牙哥加大校園即興 / 53
一、音樂樹

二、失樂園
訪張錯 ／ 57
大膜風飛沙 ／ 59
冬探 ／ 60

卷六●散文詩七章

捷徑 ／ 61
蛙情記 ／ 62
泳 ／ 63
工廠 ／ 64
旋轉門 ／ 65
童年 ／ 66

百葉簾 / 67

附錄

在多方風雨的異國土地上
◎張國治 / 69
目標：濃縮的鈾
◎鄒建軍 / 81

序《春天的遊戲》

·紀弦

一

詩人陳銘華和我相識已有數年。而在我的一群「忘年之交」名單中，他和詩人陳本銘，被我稱為「二陳」或「雙銘」。他們兩位曾來舊金山看我，還送給我一瓶美酒。我們在一起玩得很高興，談得很投契。他們二位在洛杉磯創辦並主編詩雙月刊《新大陸》，迄今已出了三十一期。五年來，從未脫期。而在編印方面，銘華出力更多。去年九月九日中秋節，由詩人張錯主催的詩朗誦大會，我也應邀前往L.A.出席朗誦。登台亮相的朋友們，除我與張錯外，還有愁予、維廉、楊牧、秀陶、本銘和銘華。大家的表現都很不壞，被公認為近年來華人精緻文

化在北美活動裡最成功的一次。

一九五六年，銘華出生於越南嘉定。祖籍廣東番禺。中學時期就開始寫詩了。一九七九年來美，專攻電子，從事電腦工程。他一面謀生，搞科技，一面寫詩，編詩刊，不但毫不衝突，而且相輔相成。作為一個二十世紀現代詩的作者，像這樣一種藝術與科學合一的生活方式，絕非那些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之所能理解的。別的不談，單就這一點而言，銘華也可算是我的同志之一了。銘華的作品，除與本銘、遠方、達文四人合著的《四方城》外，他個人的詩集，繼《河傳》與《童話世界》之後，這部《春天的遊戲》，已經是他的第三詩集了。現在閑話休提，言歸正傳，下面就讓我們來談談他的這部新書吧。

二

收入詩集《春天的遊戲》裡的作品，共計五十五題六十四

首（有一題二首或數首的），分為六卷，除一兩首作於九二、九三年，多為九四、九五兩年之新作。卷一「春天的遊戲」，包含十一題十二首。其第一首〈春日〉和第三首〈春天的遊戲〉都寫得很好。〈春日〉之全貌如下：

那婦人
憂鬱是她淡金的髮
因望遠而掛在青蔥山上
那梨渦
是去年我隨意的吻
不必為重逢而白裡透紅

我不知道此詩究竟寫的是春天的太陽呢還是和一個女子的「重逢」。也許前三行寫的是景色，後三行寫的是愛情吧。總之，

相當的朦朧，也很有味道。而尤以「淡金的髮」、「青蔥山上」、「梨渦」、「隨意的吻」和「白裡透紅」這些意象的經營為最美。至於〈春天的遊戲〉，給我的感覺也是同樣的喜悅和甜蜜：

婦人　我要藏妳進硬碟機去
用最 cool 的程式來還原
愛給朝露　夢給苔蘚
眉給蜂蝶　鼻給花粉
襟前雙鷓鴣　噗噗
飛入我的懷抱
啊——嗟
春天於焉成形

其最後四行不難懂，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其第三第四兩行頗富於「裝飾趣味」（凡學過畫的人都了解這術語），而又十分巧妙地用「愛」與「夢」，「眉」和「鼻」，引出了最動人的「詩眼」——「襟前雙鷓鴣」，真是太美了。可是第一第二兩行，那就要憑科技方面的常識來加以解釋了。什麼叫做「最Cool的程式」？我不太明白；而要把一個「婦人」藏進「硬碟機」裡去「還原」，這倒是蠻好玩的。除此二首，還有〈晾衣二題〉和一些寫植物與花卉的，如〈九重葛〉、〈Blue Girl〉、〈天堂鳥〉等，亦各有其可取處。

卷三「下城之霧」，同樣包含十一題十二首。其第一首〈越戰退伍軍人〉寫得最好，最成功，我特別欣賞。全詩如下：

一隻腳已在雨季失蹤
另一隻要到福利局排隊

以致剛剛擔保回國
據說是唯一骨肉的女兒
離家出走
他連良心都早給白宮炸掉
不在乎只剩下
這憲法堅持的
一張嘴
用來灌酒

此詩相當明朗，很容易懂。但請注意，美學上的「明朗美」與「朦朧美」原本是無分高下的，我完全沒有厚此薄彼的意思，請勿誤會。而在我的批評原則之下，凡屬於朦朧美的詩篇，只要它的文字並不太過晦澀，我就可以讓它通過，而屬於明朗美的作品，只要它留幾分給讀者去想想，我也可以給它及格。銘

華來自越南，對於越戰，有他親身的經驗，耳聞目見，比我們更多。當然，對於那些並未受到「英雄凱旋式」之盛大歡迎的退伍軍人，他是充滿了同情心的。我給他的信中，也曾說過：「越戰失敗，決非軍人之過，而係那些文人政府的渾蛋們所造成的。什麼叫做打仗不求勝利？真是千古奇聞，荒唐之至！……」如果有什麼文教機關徵詩給獎而以越戰為題的話，則我願意大力推荐陳銘華的傑作，並發動我所有的朋友投他一票。因為此詩實在難得：既是一段歷史的注腳，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此外，在這一卷裡，還有一首〈下城之霧〉：

宿醉起來
流浪漢嘆一口——氣
廣廈千萬間
便從櫥窗上

散
開

和一首〈假釋犯〉：

他不要再次無家可歸了
他不要再幹鼠摸狗竊的事了
他要堂堂正正的去殺一個人
他懷念獄裡的三餐一宿
電視和熱水澡以及其它種種

也都寫得好棒。這些都是「鹹味的詩」，和卷一那些帶甜味的不同。

至於卷二「啤酒廣告」，包含五題五首，和卷四「和時間

賽跑」，包含十三題十三首，則係有甜（如〈邂逅〉）有鹹（如〈所謂後現代〉）；還有一些酸酸的，苦苦的，辣辣的哩。

卷五「訪」，包含八題十五首，而尤以〈台北詩行〉這一題六首和〈訪張錯〉為最重要，而且具有紀念性。一九九四年第十五屆「世界詩人大會」由台北召開，到各國各地區代表數百人，盛況空前。大會由老友王吉隆（詩人綠蒂）籌劃並主持，我的得意門生之一詩人楊允達協助進行，一切順利，圓滿成功。他們早就再三懇切邀請本人出席，而且還要寄飛機來回票給我，但以老伴健康之故，我婉謝了。不過我的論文還是在限期以內趕寫寄去，由允達代表他的老師當眾宣讀了。這一回，三藩市和羅省的朋友們都被邀請了，但只有銘華一人欣然前往，而他的收獲的確很不小。請看〈台北詩行〉這一輯的第一首〈時間〉吧：

小心裝進旅行袋裡
去年攢下的十五個小時
一下子遺失在台北
某街某巷某弄某號某樓
後現代的天空中

好不容易省下來的時間和一筆錢，就這樣花掉了。這對於一個有職業有工作的「上班族」而言，不能不說是一件大事。但是作為一個詩人，出席詩會，多交幾個朋友，這不也是值得的嗎？不過，「某街某巷某弄某號某樓」，吉隆和允達他們把他帶了去，那裡面究竟有些什麼好玩的呢？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其第二首〈故宮博物館〉、第三首〈日月潭之晨〉、第四首〈杜老爺西餐廳〉和第五首〈台北印象〉都寫得很棒也很美。至

於第六首〈空姐開的玩笑〉也很夠意思，而尤以最後兩行：

她關上所有的窗
不讓一匹匹雲奔馳

我最欣賞。好一個「一匹匹雲」！這才是「詩的」；如果說「一片片雲」，那就變成「散文的」了。我以為，作為一個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者，一個「自覺」的現代詩的作者，首須分清什麼是「詩的」和什麼是「散文的」，而這一門功課，比一切重要。銘華的詩，多半很短，四行，五行，是常見的；十行以上的都很少。就拿這一輯〈台北詩行〉來舉例吧，每首皆為五行。可是〈訪張錯〉就不同了——居然長達四十一行！這在他是很少有的。此詩的第一節是這樣的：

上山
上山
又上山
左轉
右轉
又左轉
鷹脊上站起
兩棵棕梠樹

在這裡，他使用了法國詩人阿保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立體派詩的文字排列法，十分有趣。而在詩後「附記」，他說：「本詩的第一段幾乎與他隨手寫給我的路向指示完全相同。」由此看來，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寫實的」表現手法了。除此以外，銘華在其他詩作中，也有類似的情形。我認為

，偶一為之，不是不可以。我也曾有過的。但常來這一套，那就沒意思了。〈訪張錯〉的第二節只有一行：

是曩昔繫馬的地方嗎

這當然沒問題。但是緊跟在第三節：

劍掛不掛都無所謂了
刀則宜勤磨
不然
戚將軍的憂
鄧管帶的憤
譚章京的血
還有千千萬萬人的恨

之後，第四節：

如何能雪

又是單獨的一行，像這樣的分節法，固然有其加強語氣之作用，不過還是不分的好，我以為。去年「九九詩會」一連串的活動節目中，有一天晚餐後，大家一同到張錯家去喝酒，是我最高興的一項。我看見了他收藏的那些古代兵器，都是很名貴的。下次再去，一定要他為我舞一回劍，讓我開開眼界。「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我不是也可以學著老杜的口氣寫他一首〈觀詩人張錯舞劍行〉嗎？當然，他不舞，我就不寫了。現在讓我放開張錯，接下去再談陳銘華。

卷六「散文詩七章」，包含七題七首。這七個作品，我都

很喜歡。而尤以第一首〈捷徑〉為最妙。這是一首道道地地貨真價實的現代詩；而且也可以說是銘華的代表作之一，和〈越戰退伍軍人〉同樣的重要。詩的全貌如下：

八歲的兒子聽膩了我對交通擠塞的牢騷，要幫我把
我FAX到球賽現場去。以他現時的科技知識，包
裝和輸送一個詩人是綽綽有餘的。我想。問題在於
，將我變成現場觀眾和將現場變成電視的效果是否
有什麼不同

由此看來，銘華的兒子，將來長大，在科技方面，必定大有成就，那是可以預期的。但在文藝方面，他能不能傳他爸爸的代，那我就不敢擔保了。在這裡，對於「散文詩」一詞，我有一點意見。我一向主張：文學分類，不是詩就是散文，不是散文

就是詩，沒有「介乎詩和散文之間的」混合體，一切置重點於「質」的決定，凡本質上的詩，就叫它歸隊於詩，凡本質上的散文，就叫它歸隊於散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就拿銘華的〈捷徑〉來舉例吧，其排列之式樣，雖然和一般散文是差不多，然而沒有一字一句不是「詩的」。而在這個作品裡面，實在連一點「散文的」成份也找不到，它完全是一首「純粹的詩」，而決非一個「雜種」。而總之，我們的現代詩，「形式」上如何排列，那是各位詩人的自由；而「本質」上的嚴格要求則係具有決定性的。故說，較之傳統詩，現代詩是「更詩的詩」。我在我的詩論中，時常提到，「散文詩」一詞太灰色了，為了處理上的方便，乾脆把它取消拉倒。但請注意，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銘華、秀陶、商禽和其他朋友，儘管使用這個灰色名詞，不肯取消，我也無法反對，甚至來他一個什麼「詩的散文」，那也是他們的自由，我可管不著了。

三

以上我已經把該說的和想說的都說完了。換句話說，我已經在銘華的新書《春天的遊戲》裡「遊戲」過了。當然，在這個大花園中，還有不少奇花異卉沒上鏡頭，也就是說，我沒提到。為什麼？因為不多留一點「新大陸」給讀者們去發現，妨礙了讀者們自由欣賞的權利，那我的罪過可就太大了！最後我要奉勸銘華一句話：保持你獨自的風格，走你自己的路，這是比一切重要的。那些來自台灣的影響，什麼「超越自我」啦，又是什麼「實驗另一種表現手法」啦，都是鬼話，別聽他們的！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寫完於美西堂半島居。

自序

·陳銘華

每當晚飯後我坐在電腦前忙著編輯詩刊的時候，總注意到孩子們也在專心一致地玩著電腦遊戲，他們的興高采烈絕不下於我！由神情看來，他們是不理會自己所投入的時間和精神能換取到一些什麼的？因為遊戲的樂趣在於過程，而不在於結果！於我而言，詩，肯定也是這樣——一種古已有之的遊戲——方式隨時而變，規則因人而異；對妻來說，則不過是一種健康「異」常，卻不用花太多錢的嗜好。我無意在此菲薄詩人和詩。所謂遊戲，所謂興趣，並非是完全不可能成為「千古事」的，難道遊戲就不需要認真了嗎？嗜好就不必要求善了麼？孩子們與玩伴交流、查電腦秘笈……不都是最好的答案？

前些日子有機會訪問詩人楊牧，他說：「……創作本來就

是很寂寞的，尤其是藝術的東西，……好像寫了這麼多年，不一定大家都認識你，可是你總會碰到知音的，一定會有人跟你共鳴共感的……」我相信這一點。而且，就算唯一的知音只是自己！發表也好，不發表也罷，又有何妨？說到發表，也像創作一樣，我的態度很矛盾，有時很「儒」，有時則非常「道」，近年是愈來愈傾向於「道」了。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中文電腦的普及，那種將手寫作品排成整齊鉛字的樂趣已經減至最低；二是自己能理解一份刊物在作品質素之外的取稿因素。如果說發表在《新大陸》裡的不算數，則餘者盡已「去如黃鶴」；僥倖獲得其他刊物「賞識」的，我也很少加以剪存。這本詩集裡收的詩，雖然泰半是發表過的，但我並沒有去查對原來發表的刊物，就直接從電腦存檔中提取，而編排的時候，沉不住氣改動的為數不少，改動的幅度小至於一二字、大至於面目全非者皆有。但求自己一時滿意而已。

滿意其實是難以滿意的，然而好壞都是自己的作品。經驗告訴我：自認寫得不壞的，讀者（假如真有讀者的話）不一定滿意；「棄之可惜」的，偏偏會有人記得那麼一兩句。況且，近兩年功夫才得「小詩」五十五題六十四首（說來慚愧，這個數目還多得紀老的細心哩），比起好些動輒上千、靜亦數百的朋友來已是望塵難及，又怎麼捨得再大刀闊斧呢？幸而，詩集是自費出版的，印數有限，既沒有累人虧損，更說不上什麼精神污染，紀念性大於一切，充其量只能騙騙幾個朋友。因此，這本詩集就不分好壞把兩年來全部的作品，按性質分類，以創作時間為序，統統編在一起。

詩集取名《春天的遊戲》，我想上面一開始已透露了原因。請紀老寫序，純粹因為他一直都關心我的創作，不厭其煩地來信教誨，常常在緊要關頭使我免至掉入自設的陷阱（直至本書出版前夕，他還化時間查辭典為我搞清一些詞義，可惜有一

兩處都來不及更動了）。不過，創作時我畢竟仍然願意有某些自己在美學上的設限，諸如詞的文白、句的長短、行的多寡等等考慮。當然，大家可以看出，我偏愛短詩。曾經，許多前輩、同輩詩友都勸我試寫「大詩」，我不是沒有嘗試過，但一回頭檢視，偶有較長的，不是寫得拖泥帶水，便是有氣無力，自己看著生氣，只有一再設限。長此下去，有時難免會碰到短詩說不清楚的事情，最近想到秀陶的「散文詩」其實是另一種非常好的表達方式，便學著寫了幾首，有意不在《新大陸》上發表，如今擺到卷六「散文詩七章」去了。很想聽聽秀陶讀後的意見。其實我比較贊成紀老「詩就是詩，散文就是散文」的說法。之所以沿用「散文詩」一詞，正因為「詩就是詩，不管我們稱它作『散文詩』或『自由詩』，『現代詩』或『後現代詩』，如果沒有『詩』的質素，則其仍然只是一堆文字」的另一辯證。

至於紀老諄諄勸告別理會那些「超越自我」、「實驗另一種表現手法」的說話，我則另有領悟。一九七五年前的越南華文詩壇，與台灣詩壇關係密切，詩人和作品無可否認都是受到台灣現代詩的影響，我自己更不例外，在文字裡經常都會提到。去年「九九詩會」有聽眾問起「你的作品受誰影響最深？」我就坦承這種血緣。受誰的影響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我想這才是紀老的真意！總而言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而知或不知我都不是那麼在乎。寫詩的最基本目的：「取悅自己」，我已經達到了。感謝紀老為我寫序！感謝現代科技的便利！感謝出版自由的社會！不論我說了一些什麼有用或無用的話，此刻在書房的一角馬上就可以印了出來，雖然為了不讓環保機構為難，我樂意只印個數百本算了。是為序！

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洛城

卷一　春天的遊戲

春　日

那婦人
憂鬱是她淡金的髮
因望遠而掛在青蔥山上
那梨渦
是去年我隨意的吻
不必為重逢而白裡透紅

九四年三月六日

桂花

唐以後
我一定是太忙了
你竟不知該開
到
幾
時
落

九四年三月九日

春天的遊戲

婦人　我要藏妳進硬碟機去
用最COOl的程式來還原
愛給朝露　夢給苔蘚
眉給蜂蝶　鼻給花粉
襟前雙鷓鴣　噗噗
飛入我的懷抱
啊——唳
春天於焉成形

九四年四月一日

毋忘我

嵌在心瓣中的藍星星
閃　閃　閃　的
串串串
問號

九四年四月三日

海　棠

誰忘了灑藥
教歷史課本裡溜出來的蠹
一口咬我成金雞獨立的模樣

九四年四月三日

九重葛

愈
爬
愈
高

鄰家的池水已經蕩漾
你暖紅的小手啊
不要再三
撩
弄

九四年四月四日

Blue Girl

天空的　海洋的　血液的
當全部的憂鬱都來到
她欲張的唇上
我禁不住
又澆了一次水

九四年四月七日

天堂鳥

不會飛的
鳥　振翅一飛
居然便回到了
夕陽無限好的
天空上　也開著
一朵一朵燦爛的花
飄來　游去
是樂不思蜀呢
抑或只是
近黃昏

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洛城

晾衣二題

風

將皮膚層層翻轉
讓日頭鬱鬱孵出來
籬笆歪歪斜斜吹
藍夾克摟著紅摺裙

啊！最後的探戈

那次以後

我和我的這些慾望
妻便一古腦兒塞進烘乾機去了

蜂

我是多情的，也是偏食的
香香牡丹的臉，親親玫瑰的嘴
飛過罌粟和扶桑的裙邊
也不忘嗡嗡吹著口哨
但我儲存整生的愛喲
只留給太陽
死死盯住的
一襲維多利亞奧秘*

九五年三月廿日

*維多利亞奧秘(Victoria Secret)，美國著名的性感內衣物經銷商。

桃花源記

——桃花依舊笑春風

千載以下我猶能
鼓如簧之舌
搖頭晃腦地說得
山更聳水更幽了
來時的路熟悉又陌生
記憶之門要用詩去開啟
所以每次我都回到
林深不知處留下
一首盪氣迴腸的七絕

墨漬淋漓未乾

九五年四月九日

摘星人

樹說去睡沒睡
夜長雙臂更長
一手輕撫月亮臉龐
一手假裝隨風
上下擺動
一　粒
　一　粒
將星星
放入夢裡
浪遊的背囊

九五年八月九日

卷二

嘽酒賣告

啤酒廣告

雪覆蓋著雪覆蓋著
雪　覆蓋著
她　興奮得全身冒汗
從我乾涸的眼睛
爬蟲般滑入
迂迴轉折
好一付
熱腸

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啤酒廣告

又一段荒置的路軌走來
妳濡濕的舌尖
舐及　我——
一串串桀傲躁動的泡沫
一聲聲呼喊在井底
迴蕩著……

九三年五月二日

仙人掌

被黑暗流放的
移民後裔　陽光
和啤酒
老是亢奮的
點戮夜幕

九四年二月廿一日

啤酒廣告

一輛貨車扯開闊夜
慾火焚身的流星及時
在未成灰前趕上
我們　好還她
一個完整的愛

九四年四月十四日

啤酒廣告

陽光下的保時捷
沙灘上的春天
加油蓋揭開
雨後一部舞會
勃勃發動

九五年六月廿三日

第三 下城之夏

越戰退伍軍人

一隻腳已在雨季失蹤
另一隻要到福利局排隊
以致剛剛擔保回國
據說是唯一骨肉的女兒
離家出走
他連良心都早給白宮炸掉
不在乎只剩下
這憲法堅持的
一張嘴
用來灌酒

九四年三月十一日

下城之霧

宿醉起來
流浪漢嘆一口——氣
廣廈千萬間
便從櫥窗上
散
開

九四年四月廿五日

日蝕記事

早上九時卅分
政變蔓延至加州
廣寒宮一聲號令
黑　黑　黑下來了

我趕忙搭上昔年
未放的箭　開門
群山簇簇
霎時恢復了神色

九四年五月十日

假釋犯

他不要再次無家可歸了
他不要再幹鼠摸狗竊的事了
他要堂堂正正的去殺一個人
他懷念獄裡的三餐一宿
電視和熱水澡以及其它種種

九四年六月二日

夜茗

水沸了
月光瀉出熒幕
連衣襟都一片
哀鴻　轆轆把
飢腸送來

九四年七月六日

街燈心情

一　心　等　待
照亮幾個路人心情的
柱子　不經意被那美婦人
蹓呀蹓的
狗　撒了泡尿

九四年七月十二日

守法的樹　二首

一、山中

習慣了沉默生長
葉落因風　鏗鏘
是詩人的事
不交頭　不接耳
不勾雲　不搭月
直　直　直　到
壁爐裡　找
自己的影子

二、廳中

舉手　俯首
屈膝　弓腰
剝掉衣衫＊
不吭聲
撂到一角去吧
高興時再拗拗看
能不能蓊鬱出
什麼鳥來

九四年十月七日

＊據說洛城警察拘捕「疑犯」的程序也是如此！脫掉衣服則為防止犯人自盡云。

地下之約

自君之出一年矣
櫻花消息方傳麼
石已爛　衣冠已埋
在高溫多岩的歸途上
無數流螢裝扮成
你的前生　我的今生
慢慢地飛來
閤閉的眼眶
一慟而
裂

九五年一月十七日

後記：洛城地震一年後的同月同日，神戶亦赴此難！

信非前定？

樹

大雪落罷
除了一棵
抓緊大地
默默在天空塗畫的
別的森林嘩啦啦
都是
詩人

九五年六月卅日

石頭紀

我從混沌中醒來
風動時開始走路
路動時開始飛天
直到
一動也不動
地球，哎，地球
卻是一顆
心動的石頭

九五年六月卅日

蟬

革命不過是蛻殼罷了
曖昧的黑暗蟄伏在枝椏上
最後等到的一點光
連寒時噤聲的夢
都被沖曬出來
知了
知
了

九五年七月廿二日

第四輯

和時間賽跑

和時間賽跑

誰是最後的勝利者

車和人同樣想
趕不上日落
必趕得上
火海

重生

九四年二月廿六日

照片

——送友人回台

此刻的大海　被魔法停在
兩棵棕櫚相互交換的腳印裡
等落葉埋去　島上若堪風雨
請從這兒扭開時間的閘口
再聽浪淘不盡……

九四年五月廿九日

所謂後現代

說著說著就到了這時候
困惑　徬徨　一切依舊　井然有序
換腦店擺著各式蛋白質製成的記憶體
人們昨天是政客明天是哲學家
但最暢銷的是標著「先鋒詩人」那一種

九四年六月十日

派對

狗在東籬後構思
整塊陽光在圓桌上起舞
滿座麻雀　昂首　低頭
陀螺般

舔掉碗內最後一顆飯粒
主客搖尾相猜
一日須來幾多回

九四年六月廿三日

月圓夜

太陽從同一方位晒了整個上午
皮膚太白　夢有點薄荷味
怎樣穿著都感覺怪異
裸睡的人
今夜還要不要
窗

九四年六月廿六日

車禍

五號公路向南上空
當雁終於飛成人的時候

他們竟以七十哩高速
撞碎我
經已開始雁變的
詩行

記九四年七月十五日車禍

領　帶

細皮白肉的月亮翹得好高好有型
弟兄們跟在後面嗚嗚的叫
直教這赴宴前早已小心
打了一個結的舌頭
顫顫垂涎

九四年十月十六日

月光光

——贈人

原來
躡足爬到教堂脊背的
竟是寂寞
披著寬大黑袍
祇等靈魂一轉身
便從十字架上點燃

西部拓荒的故人哪
聽得到熊熊火聲嗎

九四年十月二十日

雪後

——寄遠

聖誕老人的鬍子
貼在乳峰上再扯不開了
從彼此的體溫中感知
冷還是冷　中原依然中原
鹿已烹　爐火正旺
誰會急著下山　回到
黑魆魆的煙囪去
搖響童話鈴聲

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雨後

去年這棵桃樹
從淡墨中伸出
纍纍雙手
試圖抓住

去年這隻蜂鳥
帶著滿身傷痕逃出
另一個
微雨紛紛的窗口

九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宛在水中央

沉浮了二十年的月光
如今溶成薄薄一片
城破時　水邊
一對蒹葭
瀕危的眼波

夜沁涼而芳香
我啜著夢思量
你挺著纖瘦雙峰
支撐整個世界般酣睡

寫於西貢湮沒二十週年

邂逅

鳥
在
游
魚
在
飛

星期日在酒吧
黑啤酒在白玻璃杯
鴿子在市政大樓
午餐　散步　遊行

八月過去
九月無詩
十月才多了一點關懷
方方淚盡的桃花
又忍不住
探出頭來

哦！她懷她的春
我看我的橄欖球賽

九五年十月廿五日

圓月事件

此刻天很高
公寓寂無人
狗想叫就叫了
嗚————一聲

月亮
一絲不掛的
跳
了
出
來

九五年十一月六日

春天的遊戲

台北詩行

・時　間

小心裝進旅行袋裡
去年攢下的十五個小時
一下子遺失在台北
某街某巷某弄某號某樓
後現代的天空中

・故宮博物館

沉重從商鼎開始

宋瓷之後失足
一步跌到晚近
整壺烏龍都化不開的
歷史

・日月潭之晨

沉思的水青而且冷
照得見的一定是日潭
離家時的心情
天陰　無雨
鳥　從月潭飛起

・杜老爺西餐廳

眾目睽睽之下
一尾深諳存在主義的
魚　悠然
從水裡
游到火裡

・台北印象

天粘著塵塵粘著人人粘著車
車粘著車粘著車粘著車粘著車

熱騰騰濃稠稠
早上一碗尚未排洩的
八寶地瓜粥

．空姐開的玩笑

她說　她越過我體內的子午線了
我揭開胸膛左邊
十五個小時如期冒起
她關上所有的窗
不讓一匹匹雲奔馳

九四年九月廿一日

橫渡莫哈維

一、月出

長天如鏡
大漠似海
當車群噴著氣泡
爭相游過日夜邊界
一彎月亮垂下來
精靈的星星
忍不住也上了釣

二、日落

又一顆頭顱滾落
老酋長鬚髮俱張
喉頭一聲斷喝
只來得及
衝過去
鋒銳的地平線
完美地復合

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觀　海

眼和天一齊藍
髮和日一齊白
腰肢和波浪一齊扭
扭著整個下午扭著
那愈近
　愈急促
　　的青春
哎！左釣詩右釣夢的
女孩，千萬不要跳起
霹靂舞來

九五年一月七日

白虎劫

——拉斯維加斯記事

黔驢忽然飛躍起來
無法藏匿的
綠夢
終於驚醒
在玻璃上
喧嘩的叢林
複製出貓樣的步伐
檢　閱　彼　此
失落的臉

九五年一月廿五日

聖地牙哥加大校園即興

一、音樂樹

我唱的
快樂的歌
無人能懂

他們捏住我喉嚨唱的
快樂和不快樂
難道也無人聽到

淒厲的呼救聲

二、失樂園

放大的蛇
更接近泥土了

沉默蜿蜒的神
藏在灰黯天色後

小女孩不怕冷
快快樂樂地
尋

九五年一月廿六日

訪張錯

上山
上山
又上山
左轉
右轉
又左轉
鷹脊上站起
兩棵棕櫚樹
是曩昔繫馬的地方嗎

劍掛不掛都無所謂了
刀則宜勤磨
不然
戚將軍的憂
鄧管帶的憤
譚章京的血
還有千千萬萬人的恨

如何能雪

攤開掌心
你怕斑斑歷史
再次生鏽
翻過手背

我怕城破時
那種痛
罷　罷　罷
請告訴我
大冰雕幾時消融
喇嘛往何方轉世
一壺茶
能沖下多少
情和詩

倒是月光
月光漸漸漂白了
山上的草
頭上的草

山下的草
城下的草
全是先前啃下的
越南餐館裡
一盤　一盤
香鬱難消的
塊壘

九五年八月廿六日

附記：八月廿日偕本銘兄走訪詩人張錯，蒙展示所藏兵器；用過晚飯後，又煮茶相待。〈大冰雕之消融〉（鄭愁予）、〈喇嘛轉世〉（楊牧）、〈茶的情詩〉（張錯）等，是他為今年中秋在洛城舉辦的現代詩朗誦會所主編的專刊收入的詩作。另外，本詩的第一段幾乎與他隨手寫給我的路向指示完全相同。

大漠風飛沙

大漠風飛沙
是史前的戰場
是游牧的旌旗
是霧
是雪
是螞蟻是仙人掌
一窩
一窩
紛紛散又聚的
汽車汽車汽車靜靜地筆直地穿過地平線

九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冬探

雪前的愛
來到屋簷下

雪後的星星
封凍在湖上

一隻獸從心上
踩著自己的腳印
搖頭擺尾地尋梅去了

九五年十二月四日

春天的遊戲

捷徑

八歲的兒子聽膩了我對交通擠塞的牢騷，要幫我把我FAX到球賽現場去。以他現時的科技知識，包裝和輸送一個詩人是綽綽有餘的。我想。問題在於，將我變成現場觀眾和將現場變成電視的效果是否有什麼不同

九四年五月廿七日

蛀情記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牙齒常有毛病，因此見到那年輕貌美的牙醫次數便多了。但令我心裡發毛的卻是今天——她花了整整一個上午，從眼、耳、口、鼻……各個部位來觀察我。甚至於拍下許多x光照片，似乎已下定決心要證實牙齒的動機

其實，我也像所有的病人一樣。既想她找到原因，又不想她真的找到些什麼

九四年七月十三日

泳

冬日暖暖。不諳水性的我漸漸有了魚的衝動。但當我興緻勃勃擺著架式要躍入水裡的緊急關頭。突然噗通、噗通連聲，湖面一片忙亂……山呀，樹呀正抖顫顫地努力攀爬上來。我忍住笑轉過頭來，一眼瞥見那太陽惡作劇的模樣

九五年二月十一日 Bakersfield

工廠

這工廠簡直就是所有階級的天堂！熱火朝天的勞動精神超越了一切生產指標！人人埋頭苦幹！連我這種對任何主義都嗤之以鼻的頑固份子，也甘心奉獻血汗和淚

「為了將來」！每夜，我們舉著紅旗！擂鼓數通！衝鋒陷陣似的將自己用土法搗碎、攪和，聲嘶力竭的大批大批造愛

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旋轉門

我趁著月黑風高，終於在零時前後一髮之間趕到了ＬＡ國際機場

迎面撞來的正是要接的那人。我們相距得很近又很遠，在這密不透氣的圓形玻璃裡，一邊是夜，一邊是晝；我走進去，他走出來，一轉眼就相互失了蹤

「他愛詩而好辯，種花但不掃落葉，出門常常忘記方向……」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只是今次：他堅持要在歸化之前回去一趟

九五年五月十九日

童　年

那時候我常吃的蔬菜水果，諸如蕃茄、黃瓜、西瓜、石榴、番石榴等……都是連肉帶子地吞下去，不理會它們隨時要炸裂的憤怒模樣。大人們嚇唬說：它們會在肚子裡長大的！我雖然沒有任何科學根據來反駁，心裡卻一點也不以為然。所以，這習慣到現時仍然不改

不過上初中後，我就開始感覺到這是真的了。首先是臉上到處都是豆豆，就像那些瓜類的核。接著是上唇和下巴、兩腮開始長出一些根狀物來。近年更為誇張，愈刮愈見成熟。幸而，這些東西

因無人採擷而慢慢掉落。不幸，卻因寂寞和懷念
而繼續生長

九五年五月廿九日

百葉簾

初上華文小學的孩子們，不曉得什麼叫做光陰？我想起小時候學到的法子：把一根竹竿插在地上，然後就著陽光呆看它的影子。陽光沒有問題，加州的陽光是全世界聞名的。不過，竹竿哪兒去找呢？就算我能用棒球棍一類的東西來代替，起碼還要花一兩個時辰才能見到它的變化。難道這就是所謂「一寸光陰一寸金」了嗎

孩子們仰頭望著我，我仰頭望著百葉簾。百葉簾其實也不曉得什麼叫做光陰？但現在正值黃昏，所以它就光一級暗一級的拉成一把梯子，教陽光

一級一級的爬上去，教我們拚命地等，卻等不到
有什麼爬下來……這時孩子們都好像有點驚恐地
慢慢挪近我的身邊，我明白，他們終於也明白什
麼叫做光陰了

九五年九月三十日

附錄：

在多方風雨的異國土地上

——讀銘華《童話世界》的一些感懷

◎張國治

五月底從聖路易市返台之前，先抵洛杉磯待了幾天，與銘華短暫的三天相處一見如故，竟有說不完的「詩話連篇」，從他的談話中，我更深刻瞭解到作為一個「海外中國詩人」的真實命運和處境。然而，使我更十分驚訝的是從銘華身上感受到，即使他入籍和歸化美洲新大陸多年，他甚而比身在中國的中國人更保有中國人的良好秉性，這決非只是他因用華文寫詩之故，更從他的言語舉止映射出來，他從越南到美洲，在這新大

陸維繫著詩歌曾是中國文學命脈的傳統，且從現代詩著手發揚光大。

洛城的夜晚於蒙特利市他引介的酒店燈下獨自吟誦他的詩，竟有一種說不出貼心的感動，沒產生所謂的「詩隔」，這使我更相信在洛城第二天與遠方及他在海濱對談詩歌觀點時，他所堅持詩與生活經驗契合的態度。眼下，他的詩印證了他的詩觀。與他相處，他務實誠懇為人的態度又再度反映了他詩裡的真誠樸實，這些特質，不啻是從「當下實在生活走出來的」。詩人自身良善的品質，成就了詩中樸實無華可親的面貌。生命裡的一些真實無奈、憂思、感傷、懷鄉，微微的激昂或忿悶、嘲諷，也都從淡淡詩句溢出來了。

早年的輾轉流離跋涉歲月，異國的奮搏，想必有刻骨銘心的烙痕與記憶。環境的艱辛鑄造了非尋常的歷練，在美洲新大陸但求安定後卻拋卸不下母語的身世，以及少年在越南接受華

文教育，接受台灣現代詩洗禮，心中對詩的那一份狂喜。作為華人的身份，在多方風雨的異國土地上，是一種鉅大的擺盪和鄉愁，詩乃成為生活另一種找尋和發言。

所以《中秋月》一詩裡有著：

一推門
鄉愁難免會撞破
但重圓後的
鏡片　倍加鋒銳
削去夜黑的，燈黃的
層層肌膚，痙攣一地
入籍當初的驚心
誓約

從真實切身感懷的深刻之作，從傳統到現代，由月亮到鄉愁的詩已被詩人寫得太多，但這裡從燈黃的層層肌膚，隱喻了黃皮膚中國人在入籍當初的驚心，是另一種家國命運的大鄉愁，是「中秋月」題裁的另一種變奏，是從世紀華裔命運身世走出來的真切驚心詩句。相對於《除夕》、《清明二題》、《中秋月》這些由中國節日感懷寫出的詩，他對異國它鄉之《萬聖節》、《感恩節》、《復活節》也有諸多感受和諷喻及描寫，或說在一年四季中，除了面對西方節慶和緬懷中國節慶間雜的矛盾對照之餘，不免對西方節慶有種難以言喻的拒斥，如《感恩節》一詩：

這是火雞的節慶
虔誠的善信
理髮　沐浴　盛裝赴宴

舉杯謝過　神恩
肢體肥美　異教徒
性交　繁殖　相互擺置
在地球這個供案上
輪迴……

是頗具隱喻和諷諭的，當然這也植基於對西方文化一份瞭解吧！在編輯上，將中西節氣節慶引發的詩作置諸在一起，前後呈現出「對照性」，同時這幾首小詩，也寫得短小精簡，十分有力。如《清明二題》1、〈碑〉中的：「那就躺下吧／既然累了／何必還堅持／站起」；2、〈山〉：「生與死／距離太短了／我們刻意／走崎嶇一點的／路」就頗具哲思了。

越讀銘華的詩，越感覺諷諭、隱喻成為他詩中的一個特質，如第五輯中《十月》詩中萬歲和五千年的對比「萬歲／萬萬

歲／五千年了／聲嘶力竭喊開／兩幟／旗海」銘華身在海外看兩岸，也許持有另一種更超越的觀點，詩若為現實其它用途吶喊或發言，也許無實質的裨益，但卻令讀詩的我們頓時嘸然沉思，「萬歲／萬萬歲／一部現代史／就得血淚渲染／幾個／大字」言簡意賅，他寫出了詩的力量。對時局的觀察，和對同樣身為同文同種之華人命運的關注，使他在第五輯中寫出了《日出》、《從海上來》、《難民營訊息》、《植物專賣店》、《鴉片戰爭》、《唐人街的老人》……等等尋找身份、尋找母體，或那些已忘記母體、身份的華人，從而以隱喻、嘲弄、影射移入詩，作為感懷。如《植物專賣店》中「不知那一株又會自願遣返」這樣詩句，其實已寫出了一個悲涼的句號。而「China Town」、「華埠」、「唐人街」這幾個已被貼上英文標簽稱呼、象徵代號的中英文名詞，從早期華人勞工血淚史到百年華人移民，交織盤旋著許多不易為人知的故事。對「唐人街

」許多人都有某種特深的情懷，這不獨是讀近代史引發的，對我個人而言，也由於家鄉作為僑鄉之地，以及自己親人在異國另一個唐人街的了解及想念引起，銘華在《唐人街的老人》最後寫著「那些豈有此理的遊客／還趕來看殘餘的／孤伶伶／一條辮子」更點出了百年中國歷史的無奈，華人的命運！許多回在異國它鄉，最喜歡的還是去尋訪唐人街，想多瞭解另一群中國人在它國是如何的生活，往往唐人街成為中國移民史的縮影，而所謂「會館」、「同鄉會」之類的設置，總不由得令人想到文化的情節、民族的根，中國人對所謂同鄉、家園的觀念。對老一代華人來說，他們不論僑居何處，都沒有忘掉自己原始的身份、母語，同鄉會、會館、僑報、中國店……這些都映射了對母體身份的認同，但銘華在《唐人街的老人》一詩中，卻從現實的觀察因為有所不滿而有另一層影射和指涉：

只有歷史才藏污納垢
但最後能離開的都離開了
靦腆地又體面地
希望挽回一些日子
晒太陽去吧
除卻新建的幾間會所
爭吵著，從
中　發　白　的眼睛
翻開，娛樂就是
那些豈有此理的遊客
還趕來看殘餘的
孤伶伶
一條辮子

唐人街成了令人喟嘆的地方，幾間會所形同虛設，歷史殘酷而無形，唐人街更深沉無奈的一面，也只有深居於此的人才有所體察吧！而在多方風雨的異國土地，就如同他在《風季》所寫的：

離開了唐人街
泥土沙石莫不各奔前程
慣於漂泊的落葉啊
卻從隱藏的角落趕來
東一堆　西一堆
自成秩序

唉，在異鄉的風中
我第一次學會

昂起頭走

路

相對於《唐人街的老人》，這是新一代華人的文本，另一種從那些歷史腐朽喟嘆幽暗角落走出來的覺醒，是的，中國人為什麼不能昂起頭走路？

相對於他在第一輯《童話世界》以童詩語言寫給長山和長青讀的童詩，我想到銘華對下一代在美國成長子女的關心：「……／天是一把傘／地是一張毯／日日ＡＢＣ／不用背書／餐餐漢堡飽／不用吃飯／放假要遊迪士尼樂園／不去中國／不去越南／不要爸爸皺起眉頭／教讀／上　大　人」這也深刻點出了新一代成長的處境，銘華其實也瞭解到下一代若能更加認識中文母語，子女將來也就更不易忘掉自己血緣身份，因為只有透過語言才能深入自己的文化母體內。

銘華在《童話世界》這本詩集內共分成六輯，一開始，我就從他的海外身份切入與乎一些概括性的感懷，當然這不一定是讀詩的最好策略，銘華詩的題裁其實是廣泛的，時事之抒懷、諷諭、寓意之外，尚有著十分抒情傳統一面，例如第二輯的《迴響》，或第三輯的《線路圖》，就光從詩題（Title）來看，他仍舊掌握中國詩詞抒情傳統的某些質素，語言明確又不失詩質，婉約含蓄，注重修詞，儼然有種新古典風格。《不堪盈手贈》是傳統詩詞征戍歸人一類詩的舖衍：

天空
在倉皇中變色
我卻從天涯回來
跟著一輛舊軍車
把歷史的戰火引進

小軒窗。妝台上
慵懶的她幽怨的她
雲深處的
她
曾是冰冷日子裡
燃燒過我的
一朵火焰

而這是九0年代現代詩時空裡的另一種新貌。此輯下面諸詩不論語言或意象的營塑都十分抒情、明確，這成為他詩風另一特色。

《線路圖》一輯，則大都以物擬人，移情入詩。如《電線桿》、《稻草人》點出了人於生存中的孤寂。後面幾首短詩如《老樹》、《詠鴉之一》、《詠鴉之二》、《紙鳶》、《山》

……等，雋永具深意，短詩的創作，證明了他作為詩人的基本功。

燈下，讀銘華的詩竟有太多的思緒和感懷，也許，因為明天就要回台灣了，也將結束了這美洲留學生身份日子，異國歲月盤桓在不同文化體系，現又置身於血源相同的氛圍裡更加深刻，銘華以母語賦詩，以蟹形文字英語發聲溝通的日子，在殖民地，人種熔爐的新大陸上，使我愈發讀銘華的詩，愈加有味。

詩是無聲的語言，但此刻在我胸中卻不斷激盪和擴充，餘味繞樑。

詩，雖渺小卻仍然是有力量的。

May.30/1994 寫於洛杉磯蒙特利市回台前夕

原刊《新大陸》詩刊九四年八月第二十三期

目標：濃縮的鈾

——陳銘華的詩藝實踐

◎鄒建軍

詩歌的好壞並不在於長短。長的詩有它的氣勢和瀟洒，短的詩有它的精緻和簡潔。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同意郭沫若「好的詩是短的詩，長詩是時代錯誤」的說法。但是，好詩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的內涵豐富，有如核變般的裂變能量。詩的主題和思想，不可能像在小說和戲劇中那樣去展開。詩的結構不是開放性的，而是內斂性的。它就像原子彈一樣，體積雖然小，但能放射出無窮的能量，能進行無數次爆炸。好的中國古典詩歌是這樣，好的現代新詩也是這樣。但是，有不少詩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將詩寫得散淡無味。美國華文詩人陳銘

華與此相反，他有明確的目標：寫一首詩，就是造一顆原子彈。從詩集《河傳》、《童話世界》以及《四方城》中，可以明確地得出這個結論。

在談到詩藝追求時他說過：「詩，愈寫愈覺得莫測高深。隨物賦形，以簡御繁是我現階段的傾向。」隨物賦形，不僅真切形象，並且明澈見底。「火／火／火／歷盡億萬光年／黑暗磨煉／蛾／在繭中／鼓起餘勇／追／一盞／不滅的燈」。這首〈高速公路夜馳〉「隨物賦形」的技藝高明得讓人佩服。它把高速公路上汽車飛速向前的情景描寫得活靈活現，如在目前。前三行，好像讓我們看到汽車正在飛馳；將汽車比成一只不斷追燈的「蛾」，站在黃鶴樓上看長江大橋之上，就是如此情景，就可以體會到陳銘華眼光的敏銳和感覺的靈敏。它有一種速度感，也有一種生命感。歷盡了億萬光年的黑暗，還要不斷地追那一盞不滅的理想之燈。這不也表現了一個堅強不屈的勇士

形象和精神嗎？這是一種不屈的人生歷程。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多深的意義，但只要去體會，就一定可以認識到它的象徵內涵。

我還喜歡〈春〉和〈秋〉這兩首短詩。春天，多少詩人已經為它唱出了心中的歌，要創新，又是如何的困難。「一朵花／兩朵花／三朵花／四五六七八九十朵／花　開了／／一只鳥／兩只鳥／三只鳥／四五六七八九十只／鳥　來了／／春在哪裡／／問花／花嘻嘻哈哈／問鳥／鳥吱吱喳喳」。春天是如何來的？春天來的過程是什麼樣的？詩中通過花一朵、兩朵開放的過程，一只、兩只鳥兒飛來的過程，就維妙維肖地表現出來了。這比那些千言萬語的描寫要簡潔得多、神似得多。選擇「花」和「鳥」的動態意象來表現春天來到的過程，甚為高明。春天在哪裡？沒有人來直接回答，只是花「嘻嘻哈哈」和鳥「吱吱喳喳」。植物和生物的神態表明詩人和人類對於春天的喜

悅心情，也就寫出了春天的無限美好。這簡直把春天寫神了，那種神韻是明眼人才能體會得到的。我想，如果陳銘華繪畫，一定是一個高明的畫家。「秋／有聲／／風聲／蟬聲／葉落聲／一聲大過一聲／一聲小過一聲／／秋／無聲」。〈秋〉的神韻卻別有洞天，讀者自己去體會吧。另外還有一首圖象詩〈煙花〉，全詩的詩行排列模仿煙花在天空中開花時的形態，不僅逼真，且有深意，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詩，絕不只是對生活原形的客觀描繪。陳銘華的許多詩表現了豐富的現代人生，可以說，他是現代人生和現代人心靈的雕塑家。在這些詩中，體現了他高超的以簡御繁的功夫。詩的結構、語言、形式、手法、技巧，表面上看起來都是相當簡潔的，卻有相當深刻的哲理和文化內涵。超短詩〈再生緣〉：〈雨後伸腰／驚見自己裸裎／一生　纏繞／斑駁的你／竟也抽枝發芽了」。可能是雨後見一棵老樹重發新芽有感而作，表面上

看起來，並沒有奇特之處。但詩中的確充滿了不順人生的感慨。世間有多少人生是順利的？不少人都視人生為無邊的苦海。事業、愛情、理想、追求，有多少糾纏不清的事？「裸裎／一生」，是說自己追求的赤誠和熱烈。「雨後」是指機運的來到。「斑駁的你」，是寫自己追求的對象坎坷的人生之路。為人世間的紛擾所迫而憔悴不堪。而現在「雨後」也抽枝發芽了，讓人生再現了一線生機，以報答詩中主人公的孜孜不倦的追求。這就是所謂的「再生」，它表現了兩個人的人生歷程，長期的人生求索以及現在的感情姿態。短短五行，有這麼豐富的人生內含，這就是詩歌藝術的魅力。他的好多詩都是如此。「攬鏡自照／左是右右是左／快樂便是悲傷麼／我啞然失笑／轉身離去／忽聽到門後有人／嚎啕大哭」。奇怪的意象表現了現代人生的悲傷。「因臉色泛黃／顯得懊悔不已的／我　依然／失措地望著／雨後的太平山／草葉上濺起／你的眼波」。〈舊

照〉寫的是對於舊日生活的回憶，表面上是寫照片，實則每一句皆寫人生的況味。詩中三重時空所蘊藏的詩美是值得深思的。

濃縮，再濃縮，陳銘華的目標是要把那些可有可無的語言盡量刪去，讓最重要的內容突現出來，將最大量的內容通過語言功能壓縮到詩的內部，讓詩美一層一層地包起來，讓讀者看得到，而又不可窮盡。讀者讀時要小心，要一層一層地將其還原，讓詩的威力一層一層釋放出來，並且一次比一次持久、一次比一次猛烈。讀陳銘華的詩，讓我們想到非馬。陳銘華的詩正是非馬詩風的一種延續和發展。簡潔、濃縮、突兀、爆發點，陳銘華受非馬詩風的影響可謂大矣。而這都是詩的正道。不知朋友們能否將非馬和陳銘華的詩風光大，以此來匡正目前詩壇上散漫鬆弛的弊端？

原刊《新大陸》詩刊九五年十二月第三十一期

春天的遊戲

新大陸叢書之十六

作　　者：陳銘華

封面畫作：陳銘華

發 行 者：新大陸詩刊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初　　版： 1996 年 2 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1-888065-04-4